

第三十二段 蘭猗猗聞故自悔 梅雪香訪父遇仙

雪香聽得瘦翁之言，暗思曰：「這賈翁欲把女兒許我，故留我在家裏住，前因他夫人未允是以不曾說及。近聞他夫人也允了，要託月鑾和尚為媒，今日忽然叫我回去，這又是何緣故？」又思曰：「賈翁既說明日餞行，難道小姐與芷馨竟都不知，怎麼小姐不叫芷馨見我一面？即使小姐不叫他來，他也自己該來作別。」左思右想一夜無眠。待到天明，祇得收拾行李，準備起程。早餐畢，瘦翁傭人為擔行李送之而去。

雪香既去，猗猗始知，謂芷馨曰：「秦相公怎麼去了，你可曉得是何緣故？」芷馨曰：「我也不知。」兩人心下總是委決不下。過了兩日，池氏病愈，猗猗與芷馨仍在自芳館住。猗猗因思念雪香，同芷馨到館北客房裏來，則見鋪設俱無愈增悽慘。猗猗曰：「秦生此去，如弩箭離弦不知何日再會。倘念前情或者有聚首的日子；如其不然，這相逢兩月已成畫餅。祇是我父母的意見真是令人不解：忽而留在家裏欲招為婿，忽而又辭他去了，倒弄得方寸之中搖搖莫定。」芷馨曰：「待我探討太太的口氣，看是甚麼緣故。」猗猗曰：「你細細探討看。」

一日，芷馨問池氏曰：「前日那秦相公，老爺與太太曾說把小姐許他，怎麼又辭他去了？」池氏將仍與梅家重定舊姻的事告知芷馨。芷馨告知猗猗。猗猗曰：「早知如此，悔不該與秦生相見。芷馨，我原不與他見面的，是你再三勸我，方纔肯見。那時祇望與定終身，相見尚屬不妨，誰知事有變遷。回思從前與他見面令我羞慚無地。」芷馨曰：「小姐這有甚麼羞慚？」猗猗曰：「異日何以對我梅郎？」芷馨曰：「小姐與秦相公相見，異日梅相公怎得而知？」猗猗曰：「彼雖不知，然我已冥冥墮行矣！」芷馨曰：「小姐此語竟是個君子慎獨的工夫。自芷馨看來，從前與秦相公相見，是聞梅相公已娶欲以終身相託，至梅家委曲原未得知；今既知梅相公的事，則從前見秦相公亦祇算得無心之失。觀過可以知仁，幽獨又何所愧？」猗猗曰：「雖是如此我心終覺耿耿；且桂蕊鴛鴦圖尚在這裏，沒有把得他去亦覺不安。」芷馨曰：「圖上未曾落有名字，即作一軸閑畫也可。」猗猗曰：「我的臨本在他那裏，奈何？」芷馨曰：「既與他兩下斷絕，這也不過是無用廢紙，在他那裏何妨？」猗猗長歎而罷。芷馨暗思曰：「小姐如此矜貴，與秦相公見了一面，尚且悔過不了；我竟失身於他，奈何？若是老天有眼，使我後來得隨秦相公生平願足；若從此一去離不復合，願削髮空門了此餘生。」想到此處不覺淚下。因恐猗猗看見，急拭乾眼淚，復談他事而罷。

雪香既出蘭瘦翁家，復欲在西子廟作寓尋訪父親下落。及至廟中，月鑾已遊終南去了，雪香遂走了三十餘里尋個客寓安置行李，打發擔行李的人轉去。自己住在店裏，每日出外閑遊訪父蹤。一連問了五六日，絕無蹤跡；遂復移寓他處，尋訪十餘日，亦無知者。時值冬月中旬月明如晝。雪香乘著月色閑步曠野，忽聞笛聲抑揚可聽。步去半里許見有茅屋數椽，燈光斜透。近窗窺之，則三人對酌。其中上坐一老翁龐眉皓首；下坐一叟鬚髮斑白；側坐吹笛者，年最少，著縞衣帶朱冠。吹竟，叟擊節歎賞。翁謂叟曰：「佔魁君既賞笛聲，必有佳句。請長吟俾得共賞之。」叟乃高吟一絕云：

滿目晴光澈夜清，笛中吹出落梅聲。

他鄉更比家鄉好，千里關山一月明。

老翁曰：「佔魁君猶有思鄉之意乎？」叟曰：「非也，偶有所觸耳。」老翁因酌巨觥曰：「老夫亦不屬和，請歌以侑酒。」乃歌《梅花落》一曲，歌畢，一座歡然。少年起曰：「我視月斜何度矣！」突出見客，拍手曰：「窗外有人，我等狂態盡露矣！」遂攜雪香入，老翁命與少年對坐，因訊邦族。雪香俱道生平。老翁曰：「故家子也。」雪香因問曰：「老翁與家父有舊交耶？」老翁曰：「非也，先世有世誼耳。」指少年曰：「此子向善武也。」又指叟曰：「佔魁君與公同鄉。」叟視雪香殊不為禮。雪香因問家居何里，答曰：「與君家相近。」雪香曰：「何竟不曾相識？」叟曰：「流寓雖未久，已非本來面目，君自不識耳。」老翁搖手亂之曰：「好客相逢宜理觴政，何必聒絮厭人聽聞。」遂酌酒自飲曰：「一令請共行之，不能者罰。以酒字為題各說古詩一句。」乃自說曰：「勸君更進一杯酒。」次少年曰：「十千沽酒莫辭貧。」叟曰：「酒近南山作壽杯。」雪香曰：「他鄉共酌金花酒。」老翁曰：「請各續一句。」自續曰：「今日相逢隔世友。」年少者曰：「黃鶴仙人醉水濱。」叟曰：「戲彩斑衣舞老萊。」雪香曰：「萍水相逢逢一子。」令畢，雪香與叟曰：「故鄉之誼未遑傾吐，何遽言別？將有所問，願少留。」雪香復坐，問何言？叟曰：「僕老友梅躍翁現在西泠，亦與君同族否？」雪香曰：「是家父也，翁可識蹤跡否？」叟曰：「離此不遠，明日君到此處可相見也。」雪香稱謝，與從拱別。

至寓，終夜不寐。味爽，即尋舊路而去。至則舍宇全無，甚駭，忽聞鶴唳數聲，片紙飛墜。雪香拾取視之，中有四語，語云：

已歸仙府，相見何悲。重到西泠，二美偕歸。

雪香恍然悟，昨日所見之叟，即其父也。知己登仙，不能復見，乃痛哭而返。但不知其二人為誰耳，或以為老翁即和靖先生，少年即孤鶴雲。